

·沈阳市联营公司职工业余创作组集体创作·

不断前进

沈阳市联营公司职工业余创作组集体创作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沈阳市职工业余创作观摩演出独幕剧选 ·

不 断 前 进

沈阳市联营公司职工业余创作组集体创作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1965年·沈 阳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沈阳市职工业余汇演剧本之一。剧本刻画了以毛泽东思想挂帅，热爱服务工作，苦练基本功的营业员陈秀英。她用毛泽东思想和自己的实际行动，教育了产生骄傲自满情绪的量布能手、她的丈夫高子奇。使他认识了：“虚心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”的道理。他又和陈秀英同志一起不断前进了。

沈阳市职工业余创作观摩演出独幕剧选

不 断 前 进

沈阳市联营公司职工业余创作组集体创作

☆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中里12号）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出字第3号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1印张·18,000字·印数：1—11,000 1965年7月第1版
1965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10156·444 定价(7)0.11元

时 間：現在。

地 点：东北某城市。

人 物：陈秀英——女，三十二岁，东街商店营业员。

高子奇——男，三十五岁，西街商店营业员。

小山子——男，十一岁，紅領巾。

布 景：陈秀英家中的外屋。室內陈設得朴素、洁淨、井井有条。舞台中間靠牆壁有一張桌子，摆有茶具和书立，一套《毛澤东选集》很明显地摆在书立之中。舞台左側有一个小立柜，上面摆着收音机、鬧表和毛主席的塑像；立柜前面摆着一張茶几。舞台右側紧靠牆角有一个洗臉架，架上有洗臉盆和毛巾，洗臉架后放着一把新墩布。牆壁上中間挂着高子奇得的布匹操作技术第一名奖状，兩側挂有小山子的书包和他所画的儿童画。通向后台的門挂着門帘，里面是寢室和厨房。

〔幕启：陈秀英站在茶几前，手拿尺棍和一件用被面縫成的“裙子”转着圈在飞快地练习量布。

陈秀英：……八十一、八十二、八十三、八十四。（急睨鬧表笑了）又快了四秒。

〔陈秀英搖了搖手腕子放下尺棍，拿起了放在茶几

一旁的、用两块长条木板捆在一起的卷布板练习放布的动作。掂了掂分量，陷入了深思。片刻，小山子由远到近的声音：“妈——妈——”随声音小山子拎着小足球，脖子上挂着裁判用的哨子，兴奋地跑上。

小山子：妈！妈！

陈秀英：嘶——。（示意小声点，里屋有人睡觉。）

小山子：（向里屋看了看，伸了伸舌头）妈，今天早晨的足球踢的最精采！小胖子传给我一个小高吊球，叫我啞的一脚就灌进去了！咱们班的同学呀，都说我这一脚……踢的最漂亮！

陈秀英：这一脚踢的漂亮，你就显能耐啦？小山子，今后可不兴这样。

小山子：知道啦。

陈秀英：快洗洗脸吧。

小山子：嗯。（把球挂墙上。）

〔小山子洗脸，陈秀英拿着卷布板深思。〕

小山子：（见状奇怪地）妈妈，你想什么？

陈秀英：妈妈在想，用两块卷布板练习放布还太轻，要是再、有几块就好了。

小山子：哎呀妈妈，你用两块卷布板练习放布都把胳膊练疼啦，要是再添几块那不就更……

陈秀英：小山子，你踢足球不是越踢越有劲吗？妈妈练习量布也是一样。走，跟妈找几块木板去。

小山子：哎，妈妈，咱家有啊！

陈秀英：在哪？

小山子：在这。（擦了几下脸，扔掉毛巾，从桌下拿出木板）媽媽，你看！

陈秀英：（接过）这是誰刨的？

小山子：爸爸呗。

陈秀英：（和卷布板比量了一下，惊喜地）正好！

小山子：媽媽！你拿这块木板当卷布板，爸爸可不能給小弟做木馬啦！

陈秀英：（边捆）不要紧，媽媽給你小弟买个木馬玩！

小山子：媽媽真好。

〔陈秀英捆好木板练习放布动作。片刻，放下卷布板，走近床前收拾裙子。〕

小山子：（发现裙子）媽媽，这是什么？

陈秀英：这是媽媽用被面做的裙子。

小山子：裙子？怎么这么粗啊？

陈秀英：不是穿的裙子，是媽媽练习量布用的。

小山子：商店不是有的是布么？

陈秀英：那是国家的财产，弄脏了怎么办？你看，媽媽用被面縫成裙子，轉着圈练习量布，老也量不完，不是比成匹的布还好么。

小山子：媽媽真会想办法。

陈秀英：是啊，党把我送到財貿干校培养了半年，这次回来必須把基本功练的过硬，才能更好地为顾客服务。

小山子：哎，媽媽，你回来就天天练习基本功，爸爸怎么老不练？

陈秀英：什么？你爸爸老不练？

小山子：我爸爸好长时间没练啦！

陈秀英：你爸爸去年练习量布用的纸绳呢？

小山子：早扔啦！

陈秀英：（自问地）扔啦！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
小山子：我爸爸还没起来呀？

陈秀英：没有。

小山子：我看看去！（跑下。）

陈秀英：（纳闷地）奇怪，他是我们百货公司的量布能手，去年得过冠军奖状。难道他现在……不，不能！我学习回来就听别人对我說，他的工作挺好，在业余时间給商店扎了不少墩布。（自我安慰地）也許工作太忙，又要照顾孩子，沒有工夫练。（高子奇起床声：“呵——”）他起来了，我得把飯热热去。

（把裙子、卷布板等放入立柜中，拿起围裙边扎边下。）

〔静场片刻，高子奇穿着衬衣上。看了看墙上的奖状，露出了骄傲的微笑。接着拿起桌上的报纸，翻过来翻过去地看大标题。又过一会儿，小山子拿起爸爸的上衣，把它挂到墙上。〕

小山子：爸爸，我和妈妈都吃完饭啦，你才起来。

高子奇：爸爸不起来，你就和爸爸捣乱！小家伙！

小山子：誰叫你睡早觉来！人家都踢了一场足球啦。

高子奇：（突然想起）哎，小山子，你不說踢足球我倒忘了。来，今天早晨爸爸也要做段体操！

小山子：（高兴地）爸爸也要锻炼啦？

高子奇：爸爸就不兴锻炼啦？来，你吹着哨在前面做，爸爸在后面学！

小山子：好。立正，预备——起！

〔爷俩一前一后做体操。做了两节，高子奇学不上来了，坐在椅子上不做了。小山子又做了一节，突然发现爸爸不做了。〕

小山子：哎，爸爸，你怎么不做啦？

高子奇：做那么多干什么？怪累的！活动活动腰腿胳膊就行唄。

小山子：老师说，天天早晨锻炼才好呢。爸爸，咱俩天天做体操，好么？

高子奇：咳，小孩子知道什么！干什么都得有个目的。爸爸今天早晨做体操，也不是单纯为了蹬蹬腿！

小山子：蹬蹬腿不就是为了锻炼身体么？

高子奇：锻炼身体？（笑）小山子，今天爸爸要去比赛量布，多少得做点准备工作，活动活动血脉，到时候也能使上劲呀！

小山子：爸爸又要比赛啦？还和去年的一样么？

高子奇：当然一样。

小山子：爸爸，你还能得冠军奖状么？

高子奇：这话叫爸爸怎么说呢？不过，爸爸卖了七、八年布，干什么工作都得抢在前面！去年比赛量布，爸爸是冠军，今年么，也不能落在别人的后面！

小山子：太好啦，太好啦，爸爸真能耐！

高子奇：好是好，爸爸是量布技术能手，媽媽是財貿干校的优秀毕业生，儿子也得爭上游！我問你，你的功課都是多少分啊？

小山子：（摘下书包拿出成績册）語文、算術、图画、体育一百分，地理九十分。

高子奇：九十分？（抢过成績册看）你怎么能得九十分呢？那十分呢？

小山子：人家答錯了一道題。

高子奇：答錯一道題？爸爸量錯一寸布还得不着奖状呢！沒出息！（把册扔回）老王家那个小琴呢？

小山子：小琴还有七十分的呢！

高子奇：（暗自高兴地）喏！小琴得七十分你就高兴啦？人不大驕傲情緒可不小！（认真地）沒事教教小琴，共同进进步，长大了好挑起这副革命的担子！

小山子：知道啦。

高子奇：小山子，你媽媽学习回来啦，你小弟也該从姥姥家接回来啦，你知道你小弟最爱玩什么呀？

小山子：我小弟可爱玩木馬啦。

高子奇：对！爸爸給你做的小板凳呢？

小山子：在这儿。（从桌下拿出。）

高子奇：来，爸爸給你拴上先遛它一圈儿！（从抽屉里拿出一根细绳，绑在了小板凳的一条腿上）呐！

小山子：（拖着小板凳转圈跑）鷓！鷓！（一抬胳膊突然停住）哎，爸爸，人家还没有鞭子呢？

高子奇：对！你小弟就是喜欢玩鞭子！（想）用什么做鞭子

呢？（想了想）嗯，有啦！用爸爸这根尺棍做鞭子！（从书立后拿出一根尺棍，又从抽屉里拿出剪子和一根鞭绳，用剪子在尺棍的一头刻了一道印，把鞭绳拴上了）呐，看看怎么样。

小山子：（接过鞭子转圈跑）駕，駕，駕駕駕駕！

高子奇：妥，你小弟准能高兴。

小山子：爸爸，那我还没有板凳呢？

高子奇：爸爸给你做嘛！（到桌下找木板，发现不见了）
哎，我刨的那块木板呢？

小山子：叫媽媽拿去啦。

高子奇：她拿去干什么？

小山子：练习基本功唄。

高子奇：（吃惊地）什么？你媽媽今天自己又练啦？

小山子：哎，我媽媽天天练！媽媽說呀，一定要好好学习解放军，把基本功练的硬，好好地为人民服务！

高子奇：我不是告訴你媽不能这么练么，她怎么又……。

〔陈秀英拿着一件小山子的衣服上。〕

陈秀英：你們爷俩吵吵什么？都三十五、六岁的人啦，老象个孩子似的，也不怕人家笑话，快洗洗脸吃饭吧。

〔小山子把鞭子放桌上，把小板凳放在桌下，端着洗脸盆下。〕

高子奇：（关心地）秀英，等你把手腕子养好了，再练习量布好不好？休息就是休息嘛！

陈秀英：休息，那怎么练习量布呢？

高子奇：我不是说过么，你去学习离开家半年啦，回来首先

要料理料理家务事，你看你，回来了十几天，一个劲儿的老练基本功。

陈秀英：家务事还有什么可料理的？该洗的你已经洗啦，该做的我已经做啦，多抽点休息时间练练基本功，不是能更好地为顾客服务么。

高子奇：咳，一个卖布的营业员，基本功过的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！要叫我看哪，有点休息时间，找点破包皮布，多给商店扎几把墩布，倒能解决点实际问题。

〔高子奇拿起墩布修理，陈秀英把剪子递了过去。〕

陈秀英：这一点我应当向你学习。可是，在量布技术上，我需要的是热情的帮助，不需要无原则的关怀呀。你想，我们俩都是卖布的营业员，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大闹解放军，我们更应当……。

高子奇：（打断地）你要学习解放军！秀英啊秀英，在量布技术上我可不是隔着门缝瞧你，连我学还有点吃力呢，你才卖了几年布？我看哪，你的技术一时半时过硬不了。

〔小山子端盆上，告诉爸爸洗脸，坐桌前做作业。〕

陈秀英：这要看自己努力不努力。

高子奇：（放下墩布，边洗脸）你身体差点，怎么努力也白搭！

陈秀英：子奇，你要知道人的因素第一呀！

高子奇：（边擦脸地）这个道理我懂。你是孩子妈妈，对你的要求不能和别人一样。你只要服务态度好点，卖不错货，算不错账，卖个十尺八尺布，差个一寸半

寸的，就算你技术过的硬。

陈秀英：（笑着拿起高子奇的衣服用小笤帚扫着）我可不能以低标准来要求自己呀。在量布技术上，你不肯继续帮助我，早晚有一天我也能撵上你。

高子奇：撵上我？（大笑，扔掉毛巾）你的雄心可不小啊！我卖了七、八年布，光尺棍都叫我磨秃了好几根！你，一根尺棍才磨平了一个角，差远啦！

陈秀英：（边递衣服而又提醒地）子奇，我回来了十几天，从你的言谈举动里，我好象觉得你有一种不对头的情绪啊。

高子奇：（边穿衣服）你是说我骄傲自满？咳，你这是神经过敏。对我来说有点情绪是自然的嘛。就是没有，别人也这样认为。这不，前几天，领导上一连找我谈了两次话，好象我的骄傲自满情绪多么严重似的。

陈秀英：……。

高子奇：算啦，算啦，我注意点就得啦。

陈秀英：子奇，光注意是不够的，你应该坚决地克服呀。

高子奇：好好好，我克服不就完了么，你也别说啦。等一会儿我去比赛量布，你先别练基本功，上他姥姥家把小林子接回来。

陈秀英：接他回来干什么？

高子奇：你去学习，小林子叫他姥姥抱去了半年多，我怪想他的。

陈秀英：你想我就不想？我从学校回来就上他姥姥家去了一趟，孩子不是挺好么？

高子奇：咳，今天咱們都休息，你去把小林子接回来，我比赛也回来了，咱們全家去看場电影嘛。

陈秀英：我不去接。回来怪鬧人的，还影响人家练基本功！

高子奇：你有什么练头？家里又没有布。

陈秀英：你不用管有布沒有布，他姥姥家沒有小孩，怪喜欢小林子的，接回来不把他姥姥閃一下。

高子奇：接回来住两天，不会再送回去！

陈秀英：要接你去接，我没有工夫！

高子奇：你，咳——，（看表）哎，光顾瞎扯了，快到了，我得比赛去。接不接小林子你看着办吧！（欲下。）

陈秀英：等一等，你没有吃早饭，捎两个馒头去吧。（下。）

高子奇：（自语地）练基本功都练迷啦，不休息还行。（突然想起了什么）哎，不行，秀英是个要强的人，她要把身体练垮了，影响了工作怎么办？我得想个办法叫她去接小林子，好好地休息一天。（想）想个什么办法呢？（见小山子在做作业，有所悟地）嗯，有啦！小山子。

小山子：爸爸，有事么？

高子奇：有事。我问你，你想你小弟不？

小山子：想啊，我小弟可好啦。

高子奇：你知道你媽媽手腕子肿了不？

小山子：知道啊。练基本功练的呗。

高子奇：那怎么办哪？

小山子：不练慢慢地就好了呗。

高子奇：对呀。等一会儿爸爸去比赛，你看着你妈妈，别让她再练基本功，叫你妈妈好好地休息一天。

小山子：那妈妈比我大，能听我的话么？

高子奇：不听你就磨嘛。

小山子：怎么磨呀？

高子奇：比方说，你妈妈要练基本功，你就不让她练，就说想小弟了。等磨你妈妈把小弟接回来，爸爸也比赛回来了，咱们全家一块看电影去！这不叫你妈妈休息了吗？

小山子：对呀，对呀。

高子奇：不过可有一条，在这个问题上，你得听爸爸的话，不能和妈妈跑一条道！

小山子：好，保证听爸爸的话！

高子奇：妥！等完成了任务，爸爸教给你地理，消灭九十分！

〔陈秀英拿一饭盒上。〕

陈秀英：呐，到了会场趁热吃了吧，比赛的时候也能添点力气。

高子奇：（接过饭盒）没问题儿。

陈秀英：子奇，你可要虚心哪。

高子奇：我这是实事求是。这场比赛我心里有底。

陈秀英：你有什么底？

高子奇：什么底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

小山子：爸爸，你一定能得冠军么？

高子奇：要得不到冠军，爸爸这张脸往哪搁呀？小山子，把

牆壁扫一扫，再釘上三根釘子，等一会儿爸爸回来有用。

小山子：知道啦。（继续做作业。）

陈秀英：子奇，你怎么这么驕傲自滿？你应当知道，这一次比賽，集中了所有百貨商店的量布能手，技术比你强的有的是。我們东街商店的刘大姐，不論是用明尺量布，还是用暗尺量布的技术都很硬！

高子奇：那怕啥。比賽的人越多越威风！去年为了拿奖状，我在尺棍上下了半年多的功夫，連老卖布的都叫我給比輸了。至于刘大姐么，都三个孩子的媽媽啦，她肯定不行。

陈秀英：就你好。难道別人就沒有一点值得你学习的地方？

高子奇：咳，你这不是給我出难题儿么！我倒希望向別人学习点技术，可得有学习的条件哪！就拿去年那次比賽來說吧，我沒費勁儿就弄了个第一名，忽拉一下围上了一大帮人，非拜我为师不可！你說，在这种場面下，我要說拜別人为师，这不是显得我拽着胡子过河——謙虛（牽須）过度（过渡）么！

陈秀英：不，你应当正确的对待荣誉！我記得你們商店張書記一年前曾对咱們說過：“奖状是荣誉，可以成为鼓舞人們前进的紅旗，可是，产生了驕傲情緒，就会向后倒退！”我看咱們还是好好地想一想这句话的意义。

高子奇：这句话我忘不了。

陈秀英：不，你口头上說沒忘，可是，你思想里忘了。

高子奇：好好好，該虛心的地方，我知道怎麼說。

陳秀英：光知道怎麼說不行，你得從思想上知道怎麼做！

高子奇：得啦，得啦，這個道理誰還不懂。

陳秀英：子奇，你不懂，一個人在工作中有了成績，產生了驕傲就是失敗的開始啊！

高子奇：失敗？哼，我這兩下子……

陳秀英：（打斷地）你這兩下子並不比別人高。你想，社會在前進，事物在發展，昨天的先進水平，今天就很可能變成落後的！何況，自從黨向我們提出大學解放軍以來，哪一個職工不在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和苦練基本功！就是你，抱著獎狀睡大覺！（小山子抬頭看了看爸爸）別人我不說，就拿劉大姐來說，去年參加比賽是倒第一，今年，她通過學習毛主席著作，天天堅持苦練基本功，技術水平提高的很快。

高子奇：提高的快又能怎麼樣？她那兩下子我知道不知道都行！

陳秀英：什麼？人家那兩下子你知道不知道都行。好，今天叫你碰碰釘子你就知道了！

高子奇：你是說碰在劉大姐的身上麼？好啊，今天咱們就碰一碰！

陳秀英：恐怕不止劉大姐一個人。現在量布技術打破你去年紀錄的有的是！

高子奇：好，沖你這句話，今天我一定把冠軍獎狀拿回來！

小山子：爸爸，祝你勝利！

高子奇：（斩钉截铁地）爸爸一定胜利！做好准备迎接爸爸！
小山子：是，做好准备迎接爸爸！

〔高子奇夹饭盒下。〕

陈秀英：（自语地）他的思想有点变啦！怪不得前几天張书記告诉我要注意帮助他。（想了想）叫他碰碰釘子也好。刘大姐会战胜他的。（凝思片刻）小山子，作业做完了么？

小山子：沒有。人家图画还没有画呢？

陈秀英：去，找小琴一块画去。

小山子：人家还给爸爸摆奖状呢。（收拾了书包，挂在墙上。）

陈秀英：你不用管。

小山子：不嘛，我这就釘釘子。（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锤子和几根釘子，翘脚摘奖状，灰落进了眼里，锤子扔了，釘子掉了）哎唷，媽媽，你快来呀，爸爸的奖状把我的眼睛給迷啦！

陈秀英：咳，你这孩子，我不叫你动你偏动。（扒开小山子的眼吹了几下）好沒好？

小山子：沒有。还有一个小砂子，硌我的眼皮儿。

陈秀英：（又吹了几下）不要紧啦，帮助小琴做作业去吧。

小山子：嗯。（揉着眼下。）

陈秀英：（拣起锤子和釘子，看了看奖状，意味深长地）他的奖状上是有灰了。（把锤子和釘子放回原处，发现了鞭子，吃惊地拿起来）啊！他用他的尺棍給孩子做鞭子玩！我們是夫妻，我能眼瞅着他这样下